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五十二回 誰家新燕啄春泥

二〇〇一年底，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，到第二年才走出千禧年的經濟陰霾，社會又活絡起來。那年錢昆滿二十一歲，大學四年級，學的是資訊，對中醫情有獨鍾，常常自己進修。台灣北部桃園縣有個楊梅鎮，從高速公路楊梅交流道口下去，向右即直通鎮上，那裡有十幾條縱橫交錯的街道，商店鱗次櫛比。向左則穿過公路橋下，迴轉到縱貫線，這一帶靠山處有數個白領階級的社區，各形各色人物雜居其中。

錢昆就住在附近一個山坡地社區中，在這個時代，要說起荒唐事，真是罄竹難書！只是這事也離奇得緊，可稱得上金氏記錄又一章。

當人性泯滅、財性成為社會宗祖時，見怪不怪的人，是看不出其中有什麼妙處的。房地是一種有價財物，目的在供人居住。若一個社會上，居屋成了無價寶，能令居者無其屋時，可想而知，一定是某一個環節出了嚴重的問題。

台灣社會從八〇年代開始，一股妖風吹起，十年之間人民收入增加了一倍，而房價被炒漲了近百倍。有錢人買了一棟房子，一年後就漲了近一倍。於是他們拼命買房子，房價更隨著飆飛。窮人看中了一棟房子，今年買不起，攢了錢次年再來時，連大門都買不起了。到九〇年代，富人擁有數棟房子，卻分身乏術，只能住一棟；窮人沒有自己的房子，就算一輩子不吃不喝，也買不到一間。

政府說這是自由民主的社會，優勝劣敗！人民投票，選出了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政府，人笨又能怪誰呢？每年的選舉秀，比平日精心製作的電視節目還要精采，人人看得眼花撩亂。看完了秀，選完了官，結果官越做越風光，權勢越來越大，富人更富，窮人更窮，民主更民主，自由更自由！

有錢賺誰不幹？平地上蓋了房子，水田裡蓋了房子，水源地蓋了房子，山坡上也蓋房子！人人蓋房子，富人買房子，就是不見有人住房子！全台灣八〇年代後所蓋的房子，住房率還不到三成！也就是說，大約有八十萬戶空屋，而有幾百萬人住者無其屋！

撈了錢的人還不滿足，土地越來越少，便打起死人的主意。錢昆一家人住的社區，後來發現竟是某宗族的墓地！於是住戶拒付銀行貸款，官司打起來了。銀行告住戶，住戶告建商，建商告地主，地主告宗社，宗社告代書，代書告政府。

官司纏訟是一回事，大雨一來，水土流失，山坡下部被淘空，房子倒了一小半。好在下面全是死人骨頭，沒有新死的人。但也壞在沒有新死人，大官住在堂皇的象牙塔中，說了句當代的金科玉律：「又沒有死人，鬼叫什麼？就算死了人，哪裡又不死人？過去死的管不了，現在死的不管了，未來死的了不管！不過是房事吧，什麼大不了？」

其實，豈止是房事？國事、民事都被白蟻、黃蟻蛀蝕一空！人人為己，有人想做先知，帶奴隸渡紅海；有人想做禹公，裝滿口袋出洋去；更有人憧憬自由，以為憑著選票，憑著洋大人發張模範生獎狀，就可以直昇天堂！

民主就是讓無知大眾來作主，等到換了天，新人新政，仍然是私慾掛帥。做官的過他的封建大夢，企業家過渡海淘金夢，「愚人現形記」夢中套夢，無知大眾則是噩夢接噩夢。台灣三十年來全民辛勤累積的一些財富，半年之內虧損一空，等到房子不值錢了，土地沒人要了，鈔票變得薄了，經濟蕭條了，人氣消失了，老百姓的頭腦也糊塗了。

在這個交流道前百餘公尺處，有一間麥當勞連鎖店。附近經常有幾個不知從哪裡流浪來的孤兒坐地乞討，其中有兩個約十五六歲，長相清奇，一胖一瘦。那胖子很矮，五短身材；瘦子則有一百八十公分高，活像一根竹竿。街坊時常取笑他們，不時也賙濟他們，只是沒人真正關心他們。

大夥為他們各取了一個綽號，瘦子叫不三，胖子不四。無獨有偶，在稍北的埔心鎮上有對孿生兄弟，由於父母離，乏人照料，加上有些弱智，常被人家譏為亂七八糟。久而久之，一個便自以為叫做亂七，另一個則自稱八糟。

亂七八糟的父親本是一個殷實的農夫，祖上傳下幾甲旱田，靠種植蔬菜維生。不料老天爺喜歡看熱鬧，一個高科技的工業計劃，使他的土地重劃為建地，身價陡升億萬倍。在這貧窮就是罪惡的社會，他馬上被宵小相中，將他綁架，勒索新台幣一億元。

母親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得求助自己的兄弟，豈知所謂兄弟只是個傳統的名稱，比起鈔票來，簡直不值一文。兄弟人人眼紅，把土地脫手，錢也分了。結果父親被撕票，母親也跑了，只剩下兩個不到十歲的低能兒，坐在黃金地段上，不知何時變了天。

這樣一晃就是六年，兄弟倆沒人照料，卻也活得好好的，正像有人說的：「看我們英明的政府，創造了台灣人的奇跡，是歷史上最富庶的時代，連沒爹沒娘的孤兒，都活得比前人健康！」

街坊鄰居最津津樂道的，就是不三、不四、亂七、八糟碰到一堆，看熱鬧的人便如同蟻群一般，無不奔相走告，人人趕來看他們奇特的行徑。

這天是一個週末，錢昆剛從學校回來。下了「新竹客運」，卻見街上亂紛紛，爭前擠後地都向「海霸王」後面一條小路跑去。

錢昆素來不喜歡看熱鬧，這時卻身不由己，被鬧哄哄的人潮推擠著，也走到水洩不通的小路上。

人群中有人喊道：「不三不四，五六！亂七八糟，九十！」

一個人喊，一百個人和著。又有人大叫：「不三不四跳一個！亂七八糟唱一段！」一時間吶喊聲此起彼落，街上熱鬧得不可開交。

錢昆早聽說過這四人可憐的身世，一向對這種殘忍的行徑頗為不齒。因為自己不常出來，沒有親眼見到，也就放在一邊。這次被他遇到了，他很想衝上前去，斥責大家一頓。轉而一想，這些市井小民，平常生活枯燥，難得有機會盡情發洩一下。既已積久成習，一方要打，一方願挨，自己又何必生事？

再看人群內不三不四滑稽之狀，果真令人絕倒。而亂七、八糟呆頭呆腦的德性，也難怪眾人揶揄戲弄，成為尋開心的對象。

再想想人間不過是人比人，聰明才智、貧賤富貴，多一分是多，少一寸則少。在嘲笑他人之餘，多少能給自己添加一分慶幸的想法，否則人活著無所比較，不知自己的分寸，也不知是得是失，那才真是可憐！

不四又矮又胖，一直不理會眾人的鼓噪，拉著一個苦瓜臉，兩隻眼睛在人叢中搜索，活像一隻步履蹣跚的肥猩猩。他越是不肯表演，人們越是興奮，有人丟錢，有人丟餅乾、麵包，「噓！噓！」不斷地催促、煽動著。

不三一向板著臉，他倒是很合作，一跳就跳得老高，掉下來時，則像個風箏般，搖搖晃晃地，腳下飄浮不定。

再有那亂七、八糟兩兄弟，一個蹲著，一個爬著，隨時捕捉丟進場中的鏰幣和食物。人們玩得都很熟練了，丟錢有各種不同的手法，而且有不同的落點。妙的是，傻兄傻弟都能以各種奇特的身段，或凌空一把接住，再不然一個風捲殘雲，保證地上總是空的。即令有時硬幣掉到地上，只要叮叮一響，馬上有影子一掃而過，鏰幣就此不見。

錢昆博覽群書，眼界自是不同。他一看便知眼前四人，無一凡品。這時人群中走出一位警察，正好一枚鏰幣當空而過，這位警察先生正打算用手抄去，不料一個人影突然在他面前掠過，他一把撈了個空。圍觀群眾大樂，紛紛鼓掌大笑。警察怒道：「你們幾個什麼東西，不務正業，儘在這裡鬼混！都給我滾了！」

那八糟聽了，問亂七道：「哥哥，什麼叫正業呀！」

「所謂正業，正人之業也！」

「什麼又是正人呢？」

「正人者，懲人之人也！」亂七一說話就搖頭晃腦，好像很有學問的樣子。群眾一聽就樂不可支，至於他講了什麼，那一點都不重要。

警察不耐煩了，大喝一聲：「還不快給我滾！講什麼有的沒有的。①」

八糟又問了：「哥呀！叫我們沒有的怎麼滾呀！」

亂七說：「飆車去呀！」

八糟說：「哥呀！我們沒車呀！」

亂七說：「行無車？偷之可也！」

警察怒不可遏，正要喝罵，不料不四像個肉球般滾過來，無巧不巧正撞在他脛骨上，立時摔了個大馬爬。

「不四！快跟大爺道歉！」不三冷冷地說，他的聲音平平直直，不帶一絲情感。

「大老爺！不四道歉來了！」不四說著，竟滾到一個婦人面前停下來。抬頭一看，摸摸圓溜溜的腦袋說：「大老爺怎麼會是個娘們？」

警察坐在地上，屁股摔得隱隱作痛，罵道：「你們幾個爹死娘跑的雜種！今天不把你們抓進去，老子白活了！」

那亂七原本蹲在一邊，一聽之下，竟然坐在地上大哭：「爹呀！娘呀！一個死了，一個跑了！你們好忍心呀！」

他這一哭，八糟也把撿來的錢撒了一地，跟著痛哭：「爹呀！娘呀！一個死了，一個跑了，你們好忍心呀！」

不三無動於衷地說：「不四！不許哭！反正不是我們家爹娘！」

不四東看看西望望，不知該勸誰好，急得也哭了起來：「勸又不能勸，哭也不許哭！我的命真苦呀！」

圍觀的民眾看他們出醜，起初無不笑得前俯後仰，等到不四一哭，大家才想到他們可憐的身世。笑聲漸漸平息，一些婦女有感於懷，也啜泣起來。哭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，每個人都難免有些傷心事，平日人只能笑，不能哭，所以不論在哪裡，只要一有人哭，就會像流行性感冒般到處傳染，再健壯的身體都很難免疫！

很多人忍不住，跟著哭出聲來。等聽到別人的哭聲，大家的膽子也壯了，淚水暴增，嗓門開放。當一群人放聲大哭時，那原本不想哭的人，也都禁不住眼角濕潤，喉頭乾啞。哪知此中哭得最認真的，卻是那個惹事的警察。

需知人心四大一喜、怒、哀、樂，其中喜、樂是對孿生姐妹，哀、怒則是連體兄弟。一個最容易動怒的人，經常是心中痛苦最多、壓抑最重的可憐蟲。這警察原本滿腔委屈，要做官嘛，就得卑顏曲膝，上下逢迎。上面出了麻煩，要下面背黑鍋，剛剛挨了一頓官腔，正想找人氣。不料眾人這一哭，卻哭到他的心底，挖出了深埋多時的大塊壘，越哭越是傷心！

他這一哭，亂七反倒戛然而止，詫道：「這人哭什麼？到底是誰死了爹娘？」

錢昆見大家鬧得不成體統，只得走出人叢，對四人深施一禮，說：「四位辛苦了，人生不過夢幻一場，何必認真呢？」

不四沒好氣地說：「不認真？你能賞多少錢？」

錢昆說：「錢？你瞧瞧，地上不是一大堆？」

八糟說：「那是我丟到地上的。」

錢昆說：「有了錢還哭什麼？」

亂七說：「我們受人欺負，能不哭嗎？」

錢昆說：「我告訴你們一個法子，可以不再受人欺負，好不好？」

「求好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我不想！」亂七說。

「哥呀！我也不想！」八糟跟著說。

這時人群中又走出一個壯漢，拉著錢昆往外走，說：「不是一家人，不入一家門！來！咱們喝一杯去！」

錢昆本想拒絕，見那四個渾小子也跟在後頭，他便尾隨漢子走出人群。

那人沿著小路，領錢昆走到路邊一間破舊的磚房裡。四個活寶也跟了進來，靜靜地坐在一旁，就像石雕土塑一般，動也不動。

那人沏一壺上好的凍頂烏龍，為眾人斟過茶後，即對錢昆說：「在下是本地的福德正神，你是當局者迷，前因已昧，情況我們知之甚詳。五十幾年前（西元一九四九年），正值道家的三百年人劫（地劫已應，於明亡清興，一六四九年），中原板蕩，諸神劫運降臨。在上位有責有守的本尊，不得不堅守崗位，而在下的分身，神力有限，不得已一個個飄洋過海，都到台灣來了。

「由於文化綿延，在諸神保佑下，台灣有了今日的繁榮。卻也讓一些台灣人養尊處優，坐享其成，甚至忘恩負義，不忠不孝。因果相循，人謀不臧，最後是人心浮濫，神棍當道，上下交征利，官商互營私。長此以往，所有金壁輝煌的廟宇，將只剩下徒供觀光的外殼，而神明將退位矣。」

錢昆聽了這話，心神一震，眼前的一切都變得不大真實了。只聽那聲音繼續說：「小神的職責，是隨緣提醒前因已昧的人。明年你將有大難臨頭，塵緣將了，到時切記往西取經，必成正果……」

陽光由窗外斜射進來，跳動的餘暉把錢昆給刺醒了，原來竟是南柯一夢。他跳了起來，衝出門外，一路跑到海霸王後面，沿著小路找去。不要說那個壯漢，附近連個磚房都沒有！不三、不四、亂七、八糟四個人，從此也消逝無蹤，更奇的是，再問問附近鄰居，誰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！

錢昆的父親曾任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，現任委員會遇到了難題，便請他去商討社區的官司事宜。這次錢是花了不少，卻沒有人知道官司進展的如何。

社區委員說：「要是認識什麼委員就好了。」

錢父說：「上次不是授權你去找立法委員嗎？」

社委氣憤地說：「找過好幾位了，我說了不知多少好話，他們一聽我們社區裡只有二十戶，誰都沒興趣！」

錢父說：「太現實了！」

「也難怪，他們花了大把鈔票，總要撈回老本！」

「老本！有什麼了不起？」

「沒有什麼了不起！只是他們口袋裡的零錢，比我們社區總值都大！」

「其實只要用點謀略，選個立委容易得很！」

錢昆的父親人很聰明，但行事刻薄寡恩，所以人緣不大好。剛好那個社委有條財路，如果有立委做後盾，馬上大發利市。聞言便慫恿錢父出馬競選，並且和他打賭，賭注是一百比一。他們的社區是某建築公司開發的，那位老板正等著官員民代撐腰，聞言大為動心，大家湊了錢，逼著他出馬。

錢父想出一個計謀，要建築公司具狀誣告自己，說他侵佔社區公款，挖掘死人墳墓，調戲良家婦女！

這一來，在選戰熾盛之際，他還能天天上報，一副義正辭嚴，卻又百口莫辯的形象。到了投票前幾天，建築公司公開招待記者，在報上買了全版廣告，承認作業錯誤，還給錢昆父親一個大大的清白。

於是，選民大表同情，自動替他拉票，結果他以高票當選。

老板願意作此犧牲打，當然別有目的，錢父一腳跨入政壇，已能呼風喚雨，哪還把這些打爛仗的同袍放在眼裡。飽受敷衍推拖，最後建築公司的老板忍無可忍，威脅要把選戰的內幕公佈出來。錢父找黑道出面，把事情擺平了，卻又因此介入黑道內鬥。一

年後，錢昆的父母在家中被人槍殺身亡。

錢昆感嘆人生無常，突然想起那個福德正神所托的夢境，毅然決然拋棄一切，研究所也不讀了，輟學出走。他一無目的，二無方向，只是隨走隨看。身上沒錢了，便找個工作，做得煩了，掉頭就走。只是原則上，他始終是向西行去。

二〇〇六年，錢昆二十五歲，他提著簡單的行囊，來到中國的黃土高原。這一日，他到了黃河龍門峽的上游，壺口瀑布，在那洶湧澎湃的黃色怒濤、轟隆震耳的咆哮中流連了好一陣子。見識過了黃河的泥漿，他發現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寧靜，便繼續西行。

這裡是黃土高原的中心，天地渾茫，一片褐黃。那一層層、一頁頁，平行交錯、起伏不定的沉積岩，在風吹雨蝕下，早已顯出了蒼老憔悴的窘態。這時已是秋天，在光禿禿、裸露露、礫石崢嶸的丘陵之間，難得見到幾根枯草，更遑論成形的樹木了。

然而在一些山崖之側，常見有方方圓圓的窟洞。有些比較集中，那是人們的居屋，就勢而挖，因利而住。也有的在荒山野外，格局較小，是農民們工作之餘，在那裡納涼、或者臨時躲避風雪用的。

生命是頑強的，這片土地曾孕育了華夏幾千年的文明，正像一個慈祥的母親，把她的青春和容顏，全部奉獻給了她的家庭和子女。然後，等一代又一代羽翼豐滿了，各自投奔東西，環境好了，生活改善了，又有幾人慎終追遠，回首一顧？

錢昆身負包裹，腳踏黃沙，心懷大地，一時感慨不已。

這時，一個老農駕著一部半舊的拖拉機，停在錢昆身旁，說：「老鄉！去哪？」

錢昆說：「沒個準。」

老農笑了：「天快落了，得有個準！」

「去城遠嗎？」

「不遠！四十多里路！」

「近處能歇腳麼？」

「老鄉哪裡人？」老農聽出口音不對。

「台灣。」

「啊！那在河口唄？」

「不！海的那一邊。」

「啊喲！海在哪呀？」

「不遠，有四千多里路！」

「啊喲！咱車夠嗆！老鄉真能走！」

「還行，只是包袱太沉。」

「那就來咱處擠擠唄！四里！」

錢昆上了車，隨意與老農聊著，頗感親切。

近年來中國實行西部大開發，頗見成效，老農沾光不少。他收入增加了，房子也修葺一新，他不僅耕種小麥，而且與同村的一些農戶，在附近承包了數十公頃的林地，種了不少果樹及松柏之屬。目前雖是陽氣之末，但在一個山谷中，一條寬不及尺的淙淙小溪，兩側叢林交映，肅殺中又現幽雅，頗令錢昆沉醉。

在老農誠摯地邀約下，錢昆在農舍住了幾天，享受了一下田園的悠閒。

他走過不少地方，從不過問地名，度過了許多時間，也不知年月。不管到哪裡，他都感到無比的新奇，不論離開哪裡，他也無一點戀棧。他總是東看看，西走走，不挑精擇細，也不照單全收，隨來隨往，自由自在。

他倒是經常自問，這樣像個遊魂似的四處漂泊，究竟有沒有終點？父母冤死，他從來沒有一點報復之意，不過學中醫的夢一直未圓，心裡頗感遺憾。說他沒有出息，確是名副其實，有時候連個人息也沒有。可是他心中坦然，一點也不在意。功業不過是園中的花朵，親情更是黎明的薄露，不論什麼，得到的總會失去，失去的也不再回來。

從青少年起，他所見所聞，無非是人性的涼薄。還是眼前的山水實在，老農的真誠可感，正因是一應自然，總能讓人心悅神怡。不必刻意追求，四時的景物變化無窮，大有大的好處，小有小的巧妙，任人自在徜徉。

這天，秋已深，他告別老農，又出發了。待他走到洛河之濱，黃土依稀，山色漸漸轉成深綠。錢昆漫無目的地東逛西走，看看天色暗了下來，山風吹在單薄的衣衫上，掀起無盡的淒涼。他正打算明辨方向，以便找一個休息之處，卻看見不遠處有一個相貌清瘦、衣衫襤褸的老頭躺在路旁，面色蒼白，氣喘不止，顯然是病了。

那老頭正是逍遙子，他喜歡遊戲風塵，尋找合意的弟子。

錢昆立刻跑過去，俯身探了探逍遙子的額頭，觸手處一片冰涼。他大驚道：「老人家，您怎麼了？」

「怎麼了？我渾身冰冷，分明已經死了，難道你笨得看不出來？」逍遙子怒目圓睜，生氣地說。

「你還能說話，怎麼死了呢？」

「難道能說話就算活的？」

「是呀，不然怎樣才算呢？」錢昆覺得老頭子不可理喻。

「我已經死了，當然是死人！」

「可是你沒有死呀！」

「什麼叫做死？怎樣才是活的？你告訴我吧！」

「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」錢昆想了想，發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。

「還好你不知道，否則我真要被你氣活了。」說著，逍遙子坐了起來。

「老人家，你既然快要死了，還是多休息一下吧！」

逍遙子瞪了錢昆一眼，大聲罵道：「休息？沒有長進的死傢伙！從生下來到現在，哪天沒休息了？等我死了，可以天天休息！年年休息！休息個死！」

錢昆沒頭沒腦挨了一頓罵，又不便搶白，心想還是走吧。當下陪笑道：「說得是！老人家還有什麼吩咐的？」

「什麼吩咐？看你這小子，油腔滑調的，想沾我老頭的光，沾不到就想開溜！」

「不是，小的不是這個意思。」錢昆有些煩了，這老頭一定是混吃混喝的，看自己為人忠厚，便賴著不放。

「哼！外貌忠厚，內藏奸詐！我老頭真看走了眼！」逍遙子氣憤地唧咕道。

這話顯然是衝著自己說的，錢昆心中更是反感。管他呢！老頭既然沒死，時間也不早了，還是走自己的路吧！

錢昆站起來，轉身要離開，山道上有幾位遊客，負著行囊，正從對面走下山來。逍遙子起身一把抓住錢昆，大叫：「救命呀！救命！有人搶錢！」

糟了，錢昆心想，好在自己問心無愧，便站得穩穩的，看看這老頭子要什麼花樣。遊客氣咻咻地衝到二人面前，其中一人說：「老人家，這小子搶你的錢？」

「是呀！你們不信搜搜他的口袋，裡面有個勞力士錶，當然是假貨，是我買來給我兒子的，另外還有吃兩餐飯的零錢。」

真倒霉！連自己的假勞力士他都知道，這一來可真百口莫辯了。

一個遊客責問錢昆：「你年紀輕輕的，為什麼搶老人家的東西？」

錢昆歎了口氣，正準備從頭解釋。逍遙子卻搶說：「小刀子，你看，壞事不能做！這些叔叔伯伯都是好人，好人是容不得壞人的。那個鉢本來就是要給你的，但是得等你娶媳婦，不然你又拿去賭了！」他又對仗義相助的遊客說：「謝謝各位鄉親了，這年頭養兒育女真不容易，兒子怕學壞，女兒怕行歪！我這小刀子沒有別的毛病，就喜歡搶我老頭的東西。早年我做貪官污吏，反正錢來得不正，被他敗掉也是現世報！」

錢昆看老頭越說越不像話，懶得答理，趁老頭鬆了手，回頭就想開溜。哪曉得老頭手法奇快，他才跨出一步，就覺得衣襟一緊，被拽得倒退了兩步。

「唉！我這是造了什麼孽？才講兩句話，我這獨生子就聽不下去了！」

一個遊客說：「老先生，哪家不是這樣？我家那一個，有時候還不肯叫我呢！」

錢昆實在忍不住了，說：「我不騙你們！他不是我爸爸，我也不認識他！」

那個遊客也不答理，繼續勸逍遙子道：「老人家你就忍耐忍耐吧！誰叫你想做太上皇呢（當時獨生子被稱為小皇帝）？」

一個身材碩壯的遊客伸出拳頭，在錢昆面前晃了晃，說：「小夥，招子（眼睛）放亮點！人活著，唯有這父子親情是天經地義的。趁老人家還在，多盡點孝心！這些本不與咱相干，這年頭忘恩負義的人太多了！連自己的家國都不認了，還認父母？不過，咱就是看不慣這事！小心犯了咱，咱可不含糊！」

說罷，幾個遊客向老頭點點頭，轉身走了。

錢昆氣得兩眼發直，好端端的，卻被這老頭賴成兒子了！

逍遙子還不識相地說：「小刀子，你還沒明白過來嗎？」

錢昆忍住怒氣，自己好心沒好報，就算活該罷！這老頭可能是失心瘋，也可能是老糊塗了。不過他話裡有因，自己一時也反應不過來，算了吧，惹這些麻煩幹什麼？於是錢昆向逍遙子行了個大禮，說：「老人家請原諒，小的生性糊塗，就此告辭了！」

逍遙子哼了一聲，又歎道：「笑話！還自以為好心沒好報哩！天下有誰相信自己是個活死人？」

錢昆心裡突然一動，這老頭每次都把自己心底話給點出來。再說，剛才分明身體冰冷，卻沒有死，後來又猜出口袋裡的假勞力士，這老頭不簡單！

「有什麼好奇怪的？天下事我無所不知，我對好人壞人瞭若指掌！」

錢昆問：「那麼請問老人家，我是活死人嗎？」

「你說說看，你和死人有多大分別？」

「老人家，我是好心來看看你……」

「好心來看看我？你閒著沒事幹，東晃晃西蕩蕩，看到路邊躺著一個老頭，順便過來瞧瞧。也不先想想自己有沒有能耐，自身難保，這就叫好心？」

「那什麼叫好心？」

「好有太好、小好，小好好自己，大好好別人。」

「那好自己也算好呀！」

「你自己是誰？你要什麼？」

錢昆想了想，確實是說不上來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要做好事，就要付出。用自己的時間，用自己所得去幫助別人。而且不能希望有回報，如果有報酬，就是做買賣，以物易物，算不得好！」

「天下哪有這等好人？」

「是呀！就是因為好人太少，所以世人煩惱多，孤兒寡母得不到照料，死活都沒有好教養。因為人人都只顧自己，所以人間就只剩下自己，偏偏這個自己還要排斥那個自己，最後都變成敵人了。可是人好還不夠，還要活著才行，否則好人天天遊山玩水，不就和死了一樣嗎？所以我專找好人，放到田裡去種，讓好人欣欣向榮！」

錢昆心中又是一動，老頭不是在說自己嗎？但是他怎麼知道的呢？他仔細看看逍遙子，乾瘦的臉龐上滿佈風霜，一根根雪白的鬚鬚，從扭曲的皺紋中鑽出來，堅硬挺拔。最令人望而心驚的，則是那兩顆炯炯有神的眸子，好像兩盞明燈，筆直照透人心。

這老頭彷彿在哪裡見過，既親切又熟悉。可是在回憶中搜尋，卻是一片空白，似乎在極為遙遠的某處，有種力量牽引著什麼，讓他對老頭子一時難以割捨。真有個這樣的父親也還不錯，反正自己孤魂一個，認個父親也沒什麼，可是……

「唉！還是個糊塗蟲，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，就想找個爸爸了！」

怎麼老頭每句話都說到心坎裡呢？這是怎麼回事，是不是自己神智不清了？

「當然是囉！這樣好了，如果你真想做好事，快到山那頭，大約離這裡十里左右，有個小孩快要餓死了，剛才你不知道，所以我也不怪你，現在，你快去救他吧！」

「奇怪！我為什麼要救他？」

「我以為你想做好事呢！如果你承認不是好人，當然可以見死不救！」

「可是我怎麼知道你不是騙我呢？」

「騙你？怕受騙算得上好人嗎？我就是從那裡趕來，向你這種好人求救的。」

「你既然知道，自己為什麼不救他呢？」

逍遙子搖搖頭，滿臉失望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算了吧！好人？好說！天下哪有好人？我只提一個小孩子，就把他難住了，還有那千千萬萬上不著天、下不著地的冤鬼呢？」他看都不看錢昆，只是搖頭說：「你走吧，沒心肝的傢伙！」

「老人家，要是光聽你一句話，我就跑到十里外去，我豈不是神經不正常了？」

「是呀，你很正常，要眼睛看到了，才來做現成的好人！如果只憑一句話，就有人不顧自己去救別人，當然不正常！難道正常人就是好人？」

錢昆覺得老頭說得有理，自己倒不是想做好事，果真有個孩子快要餓死了，自己能見死不救嗎？至於是真是假，不去看看又怎麼知道呢？

再說，自己雖然很窮，可是身上還有一點錢，買一點食物，救急也是應該的。

「孺子可教！那麼你快去買食物吧！我先去那邊等你。」他說完頭也不回，拔步就向先前手指的山頭飛奔而去。

錢昆還來不及反應，逍遙子已經跑出數十丈開外了。他一時思緒紊亂，對剛才的遭遇還沒法整理出個頭緒來。

這老頭子到底是什麼人物？聽他句句話中有話，好像另有所指。又似乎有一種莫測的能力，居然能猜透自己的心意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不論如何，自己似乎和這老頭子很投緣，儘管被他捉弄了一番，心裡也不作惱，還希望多向老頭子討教一點。說不定真的認個父親，彌補一下失去的親情。

於是，錢昆快步趕到山腳下一個小商鋪，買了些熟食，又急急忙忙回身往山頭奔去。天色已晚，太陽躲到山後，沒了蹤影。好不容易爬上山崗，錢昆極目眺，四下不見人蹤。那老頭子說十里地外，當時沒問清楚，這下可好了，這裡本來就不熟悉，現在視野又不清，小孩和老頭又在哪裡？

錢昆又向前疾奔數里，已經氣喘如牛，額間見汗。山道崎嶇，樹木蕪茸，東迴西繞的，一時也不知身在何處。如果孩子真快餓死了，自己到的太晚，豈不誤事？

誰知道那老頭說的是不是真話？很可能只是年紀大了，一個人寂寞，找個陌生人尋開心。最後下不了台，編了個小孩挨餓的謊言，溜之大吉。

可能嗎？老頭的神態不期然而然地浮上腦海，他無法相信老頭在開他玩笑。且不說是否有個垂危的孩子，能再見見這個老頭，也是心裡急切的願望。

錢昆雖然年輕，奔跑了一陣子，這時也覺得累了。天色昏暗不明，路徑再難辨認。他游目四顧，一眼見到前面不遠處有棵大樹，樹根向上曲突約一尺許，又轉迴環繞樹幹，挺像個躺椅。他一屁股坐上去，先冷靜一下，考慮清楚再作打算。

思前想後，錢昆倒有些慚愧了，想想自己的心態，居然希望老頭子沒有騙人。那就等於說，真的希望有個餓得半死的小孩，正等著自己去做好人！

這不是荒唐嗎？憑良心說，如果老頭子真是騙自己最好，辛苦了半天有什麼關係？一方面老頭達到目的了，滿意了，再說沒有人在垂死邊緣，豈不是好事一件！

正在胡思亂想，卻見前面樹叢裡有影子晃動，漸漸往這邊移來。

只聽一個嬌柔的聲音說：「真不瞭解師父為什麼如此安排，輪迴數十載，只是道途艱險，若是一靈已昧，恐怕難成氣候。」

另一個男聲說：「乾坤本一，何來氣候？」

錢昆聽那「乾坤」兩字，與自己的姓名暗合，其中似有玄機。再說夜深天黑，怎麼會有閑人雅士，在這裡談什麼千年輪迴，一靈已昧的？

那女聲說：「若談乾坤，來日不多了！」

男的說：「反正是機緣，你我也不過剩下這幾樁公案罷了！」說話時，二人已自樹叢中緩步而出。

此日正值初朔，新月甫升，霧靄環圍，四下寧靜蕭索。突然一陣清香掠過，眼前大放光明，竟是纖毫畢現。錢昆見一位身材嬌小的女性，頭梳朝天髻，上著窄袖羅襦，下著長裙，肩披披帛。另一位是雄偉壯碩的中年男子，頭戴道冠，穿著交領斜襟褐色道服，兩人都是宋人打扮。

錢昆看得心神恍惚，周遭的一切和國畫裡的山水人物一模一樣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再定神細看，這兩人依稀是往日舊識，心中更是迷離難解。

原來他們置身在一個雲霧飄渺的半山中，這時月華似水，疏密有致的枒杈間，不時漏下點點銀色天雨。風聲颼颼，蟲鳴唧唧。更令人心神一空的，是漫天的檀清桂香，直把錢昆接引到無邊的玄都靈境。

沉醉了半晌，直到一陣寒涼侵肌，錢昆始如夢方醒。方才那種感覺，好像自己是在一個熟悉的地方。是哪裡呢？他一時也想不起來。

再一看，時空又變了，夕陽下，那一男一女靜靜坐在前邊一塊色碧形幻的大石上，兩旁垂柳宛如飛紳流帶，不住地來回游移。他們的正前方，是不見邊際的一片湖蕩，蘆葦水草，淵碧如黛，把人的視線送到了九天之上。

錢昆一肚子疑惑，卻很識相地等候著，不敢破壞了這分寧靜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只聽那男子說：「該走了，沉迷就是沉迷，難悟終是難悟。」

「是啊！想我玄都八友，一劫未終，何時方能聚首？」

「痴仙子此話未免著相了。」

「傻道人也多慮了。」

「有道是，冰雪飛升去，天庭盡餘歡！」

「此言差矣！天庭不過另一個道場，有何歡愉？」

「仙子又饒舌了，聚首之說始自何人？」

「天庭不聚首，人間難回頭！」

「話是如此，乾坤又如何？」

錢昆聽二人專談些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話，正在沉思，忽然又聽到他的名字，他不自覺地應了聲：「嘎？」

「是誰？」那道人問。

錢昆不得不硬著頭皮走出來，說：「在下錢昆。」

痴仙子笑說：「錢昆是乾坤，只是格局太小了。」

傻道人說：「尚須假以時日，逍遙道長雖有擔當，奈何時機未至。當今物質文明泛濫成災，經得住考驗的人太少，大限到時，灰燼自歸灰燼。」

「我是歎歷劫多生，到頭來金仍是金，砂仍是砂，何苦多此一舉？」

「仙子此言差矣！若非金，何知其為砂？若無砂，金亦難為矣！歷劫多生，不過使金更純，砂益礫，天道圓融，歸之於正而已。」

「眼下四九天劫將臨，應劫諸人何在？」

「活的活，死的死，我等愛莫能助。」

「行將就木的人倒還罷了，沒有希望就是沒有希望，了不起來世再多積德。真正可憐的，倒是那些背著包袱，難以擺脫的人，雖發了心，卻是萬緣纏身，拿不起又放不下，那才可憐呢！」

「仙子只此一念，地獄已經點燃一盞明燈。」

錢昆聽了，心中隱約有一絲熟悉的感覺。回憶父親在世之日，家裡聽到的不過是賺錢發財等萬變不離牟利的話題。及後離家出走，浪跡天涯，思想更是一片空無。直到近幾年來，徜徉名山大川之間，自然的氣息才逐漸喚醒了沉睡的靈魂。

眼前二人恍若舊識，卻又像來自另外一個世界。一時沒聽懂他們說的，但兩人那種氣質風範、穩重自信，又如行雲般不著痕跡，讓他心儀不已。

自己早認為人生本是南柯一夢，離家後雖然飄泊無定，倒是了無牽掛。方才老頭子一番話讓自己醒悟到，人連活得安心都不是件簡單的事，眼下那個孩子的生死，已經成為當前心中一個莫大的負擔，更別說天下還有多少人掙扎在生死邊緣？真要活得安心，還得有力量幫助他們才是。

有一點絕不會錯，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什麼真知灼見的人，眼前二位卻迥不相同。既然他們的話高深難解，何不虛心請益，總比站在這裡白白浪費機會要好。

想到這裡，錢昆清了清喉嚨，放膽說：「兩位道長，在下能否請教一二？」

「喔！你還在這裡？」

「在下不敢驚擾，但是兩位說的話，在下一句也聽不懂！」

「你知道不懂就不錯了。」痴仙子說。

「不懂沒關係，多想想！體會夠了就懂了。最怕你自以為懂，那我們就只好走了。」傻道人也說。

錢昆真以為他們要走了，急道：「兩位請不要走，在下不再打擾了。」

痴仙子對錢昆說：「你且聽著，我們剛才說的，你本來都知道，只要潛心向道，就會回到來處。」

「我本來是什麼呢？」

「時至自知。」

「怎麼潛心向道呢？」

「潛心是刻苦修行，向道指鎖定目標。」

「什麼叫修行呢？」

「就是練習自我控制。」

「為什麼要自我控制呢？應該是控制別人才對。」

「古往今來，有誰真正控制誰了？」傻道人問。

錢昆一時無從回答，怔怔地望著兩人。

痴仙子不忍，說：「人學習自我控制，就相當於把自己這部機器準備好。由於鍛鍊要吃苦，人人害怕，避之唯恐不及。可是沒有拖曳機怎麼耕田？就算牛耕也要學習呀！」

「啊！我懂了，」錢昆心中點燃了一盞明燈：「控制別人是要求別人做工具，自己享受成果，要做事就要訓練自己做自己的工具。」

痴仙子說：「說的不錯，人生存在精神界及物質界之間，所以人有神靈也有軀體。神靈與天相連，依據天理行事；身體則為地的一部分，遵循物質的規則。然而天地有別，人的神靈與肉體也互有矛盾。所謂的人生，實際上就是一處一處爭鬥的戰場。」

「神靈追求和諧，身體貪圖享受；神靈指導方向，身體採取行動。如果神靈在戰鬥中佔上風，便會進入精神領域，控制住身體。再若身體得勝，人就停留在物質界裡，處處要求別人。在物質界，人的神靈不斷閹弱，智慧漸漸散失，最後變得愚昧不堪。」

「人在愚昧中一代一代地煎熬，永遠重複著同樣的生老病死、喜怒哀樂。一直要到人覺得煩苦了，才能悟及人生的真實，然後開始追求，這就叫做修煉。目的是壓制自己的身體，以求喚起已經渙散的神靈，等到神靈堅凝了，自然就回到道上。」

傻道人問錢昆：「你為什麼不問什麼是向道呢？」

「道不必問，我只想學醫，方向已經確定了，只是沒有機會。」

「學習只是為了瞭解如何使用某種工具，就像農夫學開拖曳機一樣。駕馭機械不是目標，人生要先有目標，才能決定要學什麼。」

「我的目標是救人濟世。」

「好極了，那學什麼最有效？」

「學醫！」

「學醫能救多少人，濟什麼世？」

「有一個救一個，腳踏實地。」

「沒錯！腳踏實地的目標呢？永遠釘在地上？」

「那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「當然好，只是還要等別人來救。」

錢昆一時心花怒放，立刻撲地跪倒，向兩位納頭拜道：「兩位道長如不嫌棄，請收我做徒弟吧！」

痴仙子微笑說：「錢昆，快起來！我們不能做你師父。」

傻道人也說：「你自有你的師父！人生如同打鐵，燒鍛淬礪，功夫夠深了，才能成器，你自去吧。」

錢昆若有所思，正琢磨這幾句話，不料兩位道長微微頷首，傻道人又說：「錢昆，天機不可洩漏，我們言盡於此了，後會有期！」說畢，一陣濃郁的桂香飄過，光華閃處，眼前頓時一暗，錢昆面前仍是一片月林疏影。方才那一幕，簡直如同虛天玄境，竟未留下一點痕跡。可是，他分明還感覺得到那股淡淡的、沁人心脾的桂香。

這時他才恍然大悟，原來這兩位就是傳說中的仙人！只可惜自己錯過了大好良機。那麼，先前那個老頭子呢？是不是也是個仙人？不大可能，這兩位衣飾古雅，身上一塵不染，來無影去無蹤。老頭子卻是一身邋遢，還用兩隻腳走路！